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gentle smile. The lighting is soft, highlighting her face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.

米尼

长篇小说卷

王安忆自选集之五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安忆自选集 第五卷: 米尼/王安忆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

ISBN 7-5063-1021-X

I. 王… II. 王… III. ①文学-中国-现代
②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23515号

米尼 (王安忆自选集·第五卷)

作者: 王安忆

责任编辑: 杨葵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 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: 北京地质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32千

印张: 13.75 插页: 1

版次: 1996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1021-X/I·1010

定价: 23.3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王安忆小传

1954年出生于南京，1955年随母到沪。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，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，1978年调回上海，任《儿童时代》小说编辑，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。

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，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《雨，沙沙沙》、《本次列车终点站》、《流逝》、《小鲍庄》、《叔叔的故事》、《69届初中生》、《长恨歌》等短、中、长篇，约有400万字，以及若干散文、文学理论。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，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。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、法、荷、德、日、捷、韩等文字。



1991年的王安忆



1978年的王安忆

序

很久以来，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，都像是个外来户。我们没有亲戚，在每年这样从就国家为主的假日里，我们只能到一些同志家中去串门。我们家的小孩子和这些同志家的孩子在一起玩，我们使用的语言正是上海话，而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。这样的语言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社会里觉得很孤独，就象是乡巴佬似的。当然，例如是在上海的徐汇区，事情就正是一番面目。徐汇区是同志们的比较集中的区域，许多重要的方块里，是同志们的天下的天下，普通话是他们的日常语言，谁有谁说上海话就会归于小市民之列。小市民在那里受到普遍的歧视。在上海城市边缘的有些区域，比如杨浦、普陀，则又是以苏北话为主。纪念着他们在混乱与流离中离家的故乡，他们是带着苏北话，苏州河进上海的一群，在上海的郊野海盐县来，形成那条似的区域。里那里的方块，倘若不说苏北话，便将遭到排斥。这就是上海这城市中的语言情况。我们是属于那一类打散在群众中间的同志。我们居住在最典型的上海的区域：卢湾区。这迫得我们必须学习说上海话。不会说上海话使我们很自卑。从整体上说，像我们这些同志是打着脸就带着秧歌进入上海的。将秧歌秧歌来源于我们的中

作者手迹
(《纪实和虚构》)

卷 首 语

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，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，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所创造的对象本身，因为艺术所管的既不是按照必然的道理既已存在的东西，也不是按照自然终须存在的东西——因为这两类东西在它们本身里就具有它们所以要存在的来源。”

摘自亚里士多德《伦理学》

目 录

米 尼	1
纪实和虚构	149

米 尼

第 一 部

—

公历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凌晨，米尼将生产队分配的黄豆、花生和芝麻装了两个特大号旅行袋，一前一后搭在肩上，和她的同学们回上海了。她们要步行十二里路去五河县码头乘船，到了蚌埠再搭火车，一夜之后就到家了。她们动身的时候，还是半夜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风，可是一出门脸和手脚就都麻木了。她们几乎一夜没有合眼，回家的兴奋使她们忘了睡觉，在被窝里叽叽喳喳地说话，当困倦袭来的时候，她们不由得紧张起来了，以为天要亮了。于是她们手忙脚乱地起床穿衣，寒冷使得她们打战，牙齿格格地响着。然后，她们就出门了。

她们走下台子，上了村道，这时，有一条狗吠了。听到狗吠，她们都笑了，有一个同学弯腰拾了一块石子，朝狗吠的方向扔去，

嘴里说：“请吃一粒花生米。”“花生米”在上海话里有双关的意思，枪毙罪犯的子弹，被叫作“花生米”。因此，大家又都笑了。她们的脚步踩在冻硬的土路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狗不吠了。

“什么时候，我们再不要走这条倒霉的路了！”有一个同学说。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，只有米尼回过身去，望了望身后她们走过的村道。后来，她时常回想这个情景。她记得她回过头去的时候，明亮的三星忽然向西行走了数十米。由于她们是在向东行走，那三星就好像是划过米尼的头顶，在天空走了一个弧度，向后去了。这一瞬间，米尼无比清晰地感觉到地球是由一个巨大的弧形苍穹笼罩。她觉得，以后发生的一切，在这时是有预兆的。

现在，米尼和她的同学们走过村东头最后一口井，出了村庄，来到大路上。沉重的行李压着她们有过锻炼的肩膀，使身上暖和起来，她们开始说笑话了。说笑话是米尼的本领，第一，她肚子里有无穷尽的笑话；第二，她可无穷尽地重复某一个笑话而新意辈出。甚至当她说笑话而只是说一些平常的话的时候，依然有一种引人发笑的意味。由于插队的日子本没有什么快乐可言，大家也无形中夸大了这种快乐的效果。于是，米尼便给这暗淡的生活带来了乐天的精神。这时候，同学们说着蹩脚的笑话，等待米尼出场。可是她们很快失去了耐心，就开始去向米尼挑战。她们讥讽米尼背旅行袋的方式像一个真正的“阿乡”，又攻击米尼仅一米五八的身高竟还挺胸吸肚，好像要上台表演。米尼半闭眼睛半露微笑，好像什么也没听见，于是她们诧异地想：米尼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！有人就去推米尼，米尼一惊，大梦初醒的样子使得她们大笑起来，才觉得有了收获。米尼说：我在睡觉呢！说罢又半合上眼睛，由她们笑去，心里慢慢地想：这些人怎么这样喜欢笑呢？

她们脚下的大路的尽头，有一些蒙蒙的曙色雾气一般升腾起

来。两旁的白杨树，在混沌的天色中渐渐显现出来，先是粗大笔直的树身，渐渐地，细致的树梢也清晰了。她们觉得自己变得很渺小，从白杨夹道之下走了过去。

很多日子以后，米尼有时会想：如果不是这一天回家，而是早一天或者晚一天，那将会怎么样呢？这一天就好像是一道分水岭，将米尼的生活分成了两半。当她走在正午的太阳底下，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而过，她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她好像看到有两条生活的河流在并行，有时候甚至还交叉相流，但绝不混合，泾渭分明。她在她的那条河流里，另一条河流就在她的身边，而她过不去。她想起她的过去，那就像很久以前的往事了，那时候，她是属于那另一条河流的，在某一天里，她却来到了这一条。她想，这一天里，其实布满了征兆。

她们是差一点没赶上船的。这一天，船从大柳巷开来，到五河的时间特别早，因为没有风。那是一个无风的冬日，船到码头时，甚至票房还没开始卖票，人们挤在窗口，争先恐后，她们落在了最后。当她们终于买到了船票，向码头跑去的时候，船已经鸣响了汽笛。有一个同学哭了，另一个同学的鞋踩掉了，米尼第一个冲上了跳板，喊着：等一等！汽笛连连地鸣叫，她们上了船后，船起锚了。沉重的铁锚在河下当当地响着。她们在底舱找到座位，放下东西，想起方才的狼狈样子，就都笑了。她们模仿米尼大叫“等一等”，好比一个冲锋的女兵。米尼则要她们不要笑得过早，这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道路还很漫长，需将革命进行到底。船掉转了身，向前驶去，太阳升起了，在河岸的树林里穿行。她们来到甲板上，吃着船上买来的旅行饼干，水鸟在船尾飞舞。

直到现在，一切都还照旧。米尼和她的同学们吃完了旅行饼干，又喝了水壶里的冷开水，太阳渐渐高了，越过河岸的树林，照射着她们的眼睛。她们眯起眼睛躲着太阳，开始讨论回家后第一

件事要做什么。一个同学说：洗澡。另一个同学便说：洗澡这样的事还需要说吗？自然是指洗澡后的第一件事。于是，有人说吃冰砖，有人说吃大排骨。问到米尼，米尼就说：睡觉。大家便笑，又忍着笑问道：睡醒了做什么？大家都看着米尼的嘴，期待那里出现一个奇迹。米尼略一思索，答道：睡觉。这一回大家就笑得没法收场了，一边笑一边想：米尼可太会讲笑话了。米尼的笑话，是不能脱离具体的时间地点的，并且还具有一种连贯性和整体性。仅仅抽取一段，是无法表达的。所以，假如不是亲临其境，便很难领会米尼的有趣。米尼作为一个朋友，尤其是在插队这样的日子里，是再理想不过的了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，船到了临淮关。临淮关也通火车，假如不是在春节期间，而是在别的时候，她们也许会在临淮关下船去搭车，临淮关每日有一次快车，还有几次慢车。可是，在节日的高峰时间里，甚至有一些在这附近的人，也到蚌埠去乘车。船在临淮关慢慢靠岸了，岸边有一些女人在洗衣服，冻得通红的手握着棒槌，嘭嘭嘭地捶着衣服。船下了锚，缆绳远远地抛了过去，被一个男人接住，绕在铁桩上。船一点一点接近了码头，铁链一开，人沓沓地上了跳板，从等候上船的队伍前过去了。米尼和她的同学们趴在船舷，看着人们下船，然后上船。太阳晒得她们暖烘烘的，生了冻疮的手背发出刺痒。她们互相用发夹掏着耳朵，阳光照进耳朵，将茸毛照得金黄黄的。这时候，无论是米尼，还是她的同学们，都没有注意到上船的是一些什么人，船就离了码头。在船离开码头的那一刻里，水鸟又拥上了船尾，浩荡地追逐着船在河里航行。后来，在米尼的回顾中，这一个场面变得非常壮观，而且带了一点险恶的意味。她记得，如同鸱鸢那样的江鸥张开翅膀，遮暗了天日。

太阳晒得她们昏昏欲睡，有人提议到舱底去睡觉。她们就一

起离开了船舷，从耀眼的太阳里走下昏暗的底舱。她们眼前一片漆黑，望着金星，她们手拉手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跌倒似的坐下，打起了瞌睡。米尼隐约听见不远处有人用上海话谈天，还谈得很热闹，她想：是哪个公社的知青啊？便堕入了梦乡。梦里有人轻轻地踢她的脚，请她把脚挪一挪，好让他拿一样东西。她挪开了脚，感觉到那人在她脚下摸索了很久，最后摸索出了一张梅花七。那人朝她举着梅花七笑了一笑，露出两排整齐结实的牙齿。她在梦中想道：原来他们在打牌。然后就醒了。

米尼睁开眼睛，看见她的同学们都醒着，坐在那里，眼睛望着前面。越过两排长椅，对面的舷窗下，有一伙男生在打扑克。她定睛看了一会，发现那供人们打牌的桌子其实是一个人的背，每当一盘牌局结束，推出了新的输家，那“桌子”就一跃而起，输家则乖乖地蹲下，弓起了背。这时的输家有一张白皙消瘦的脸，他在弯腰之前用手理了理头发，很斯文的样子。这时米尼听见耳边有哧哧的笑声，转脸一看，才见她的同学们都强忍着笑，交头接耳道：这个白面孔最有劲了。她赶紧问，这个白面孔怎么了？她们匆匆说一句：你自己看嘛！就又接着看下去，好像怕错过了什么好戏。

男生们早已注意到了女生，不免虚张声势，个个都想出语惊人，反倒弄巧成拙，显得粗鲁而油滑。女生们却还一个劲儿地偷笑，笑时就把脸扭在一边，表示毫不注意的样子。男生们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间，忽然，平地而起一片浑厚的歌声，是一首颂歌，他们庄严地重复着其中的一句：“你在我们的心坎里，我们的心坎里。”女生们低头骂着“流氓流氓”。有几声传进了他们耳里，他们就说：我们不是流氓，是牛虻。《牛虻》是这个年代里流传很广的一本书。女生们用胳膊肘互相捅着，小声告诫道：不要睬他们。然后又说：那个白面孔最坏了。

闹了一阵，男生们偃旗息鼓，女生们便也笑得好些了，双方都静了静，那白面孔就开始讲故事。他讲的是一个恐怖的复仇的故事，风雨交加的夜晚里，一双干枯手在琴键上奏出激越的旋律，说到此处，一个女生尖叫一声扑进另一个女生怀里，将彼此双方都吓了一跳。这一回，连米尼都笑了。男女双方造作的僵局就此打破，他们两伙合一伙，开始了种种游戏：打扑克，讲故事，说笑话。在那个时候，说笑话是男生和女生都特别热衷的一项娱乐，会说笑话，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才能。当男生们推出白面孔来说笑话的时候，女生们便推出了米尼。

他们两人打趣的本领是那样高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互不相让，暗中却又互相配合，使得欢乐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。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上海人所说的那种“冷面滑稽”。表面不动声色，甚至十分的严肃认真和恳切，骨子里却调侃了一切。这其实包含了对世事冷静的体察，需要相当深刻的世故，仅靠聪明还不够，甚至于需要一点儿智慧。这些他俩都具备了，他们联合起来，将目下的世事和他们自己的人生，抨击得体无完肤，而他们使用的又是那样简洁而轻松的态度和措辞。他们的同学们只知道笑，其间的深意只有他们两人明白。无形中，他俩结成了一个同盟，有时候，还会意地互相使着眼色。他们有些惊异地想到：仅仅是一小时之前，他们还不认识，彼此都是陌生人呢！而现在，他们又是多么了解啊！他们渐渐有些将观众忘了，只顾着自己说话。而其他的男生和女生，也已在那欢乐的气氛里各自稔熟起来，谈话开始分解成“一小撮”“一小撮”的，这是白面孔的话。米尼现在知道了，白面孔叫阿康，阿康和他的同学们全是上海一所中等机械专科学校的毕业生，这一届学生全分在了外地，阿康他们是在临淮关的农机厂里工作。米尼问他：“阿康，你们为什么不从临淮关上车呢？”阿康说：“我们要在蚌埠玩一天。”“蚌埠有什么好

玩的！”米尼笑道。阿康说：“蚌埠是很好玩的。”后来的十几年里，前后加起来足有几十次，米尼这样问阿康：阿康，你们为什么不从临淮关上车呢？阿康也同样地回答了有前后几十次。每一次问答都是同样的句子，一字不多，一字不少，虽然场景不尽相同，心情也不尽相同。有时候，米尼觉得阿康不从临淮关上车是一桩幸事；有时候，米尼觉得阿康不从临淮关上车是一桩不幸的事。觉得幸和觉得不幸的时候是一样多的。

米尼又问：“阿康，你们到蚌埠打算做什么呢？”阿康说：“当然我们先是要吃一顿，吃过以后看电影，明天上午去公园划划船。”“那么晚上睡在什么地方呢？”阿康从米尼的话里，听出她想与他们合伙的意思，他先说：“我们在火车站睡一夜。”然后又加了一句：“住旅馆也可以，不过是五毛钱的事情。”米尼也从阿康的话里，听出他鼓励她参加的意思，就不再说什么。这样说着话，船就到了蚌埠。

到蚌埠的时候，是下午三点半，太阳照耀在西方的天空，工厂的烟囱慢慢地吐出黑色的烟雾。男生们帮助女生们提着东西，只有米尼，依然一前一后地背着她的旅行袋，甚至手里还提着一个阿康的网线袋，就这样走过跳板，上了岸。他们中间，没有谁提出什么建议，自然就走在了一起，向火车站走去。后来，阿康提议叫一辆三轮车，拉着他们的行李，大家就可以省力了。这只需要有一个人押车。大家就说：“当然是阿康你押车了，这不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吗？”然后，就叫来了三轮车，堆上行李，阿康坐了上去，像检阅似地微笑着挥手致意，走到大家前头去了。女生们说：这个白面阿康实在有劲。男生们忽然沉默了一下。这沉默的片刻是米尼过后很久才注意到的。

阿康坐在三轮车上，走远了，有时在路口遇到红灯，就停着，待他们刚走近，绿灯却亮了。这时，阿康就回过头，微笑着向大

家点头。当他又一次远去的时候，米尼忽然有些怨恨似地想：他应当下来同大家一起走的，她觉得他这样做是扫兴的。后来，他们在火车站汇合了。正当阿康下了车，付了钱，去往车上搬第一件行李的时候，他们也赶到了，便七手八脚地去搬行李，阿康顿时被挤了出来，脸上流露出遗憾的表情。最终，连他自己的行李也是被别人搬下来的。这时候，米尼忽然对她的同学们说：我们明天走吧，同他们在蚌埠玩一天。开始，大家不说话，都有些愕然。米尼又说：“早一天，晚一天，总归要回上海，不如在蚌埠玩一天。同学们不由地想到，虽然在蚌埠换车换船地来回了多次，可是却从来没有想到在这里玩一玩。蚌埠究竟有什么玩头？既不是杭州，也不是苏州，它会有玩头吗？先有一个同学很冲动地说：好啊！接着却又有一个同学说：不好。先说“好啊”的那一个便缩了回去。同学们说：还是回上海吧，早就盼望着回上海的这一天，为什么又要推迟一天呢？米尼却说：那我一个人留下来。大家便说：米尼，你是吃错药了吗？他们男生晚上可以睡火车站，你怎么办呢？米尼说：跟了这么多男生，我才不怕呢！她忽然兴奋起来，她想，她和这些女生在一起过日子，早已过腻了。女生们在一起，早早晚晚都是什么毛线啊、衣服啊的琐碎事情，哪有和男生们在一起有意思啊！女生们很怀疑地看着她，再一次地劝说：米尼，我们和他们才刚刚认识，互相都很不了解的呀。米尼已经下定决心，谁也动摇不了。同学们心想：米尼今天真的吃错药了，变得多么两样，她向来是最冷静和最谨慎的啊！米尼和她的同学们在车站售票处分了手，因为她们再不愿意和男生们一起活动了。米尼的决定激起了她们的反感，这反感一直蔓延到男生们的身上，她们忽然以一种严厉审慎的态度看待他们，使他们很茫然。而米尼却浑然不觉，这更使她们生气了。直到她们分手的那一刻，她们才稍稍缓和了态度，对米尼说：要不要给你家打一个传呼电话，说